

通关时，签证官没有急着让他出示文件，反而向他打听起这部手机。当他们二人聊起手机的拍照功能时，后面逐渐排起了长龙。

“我可能成功推销出了一部Lumia手机。”他说。

埃洛普的豪赌

让消费者再次拥抱诺基亚，并为Lumia树立品牌形象，是埃洛普的主要任务。放弃塞班和下一代MeeGo平台无异于壮士断腕，需要惊人的勇气。而这场豪赌无疑也遭遇了诺基亚保守派的激烈反对。

在他那篇著名的“燃烧的平台”备忘录中，埃洛普称，诺基亚亟需一场巨变。他的支持者和部分诺基亚员工将此视为彰显公司透明度的典型事例。但一些前高管和批评人士却认为，正是这种鲁莽行为加速了塞班的衰落。

埃洛普的目的只有一个：在拥挤的智能手机行业脱颖而出。他承认，Android无法帮助诺基亚实现这个目标。

“最重要的是‘差异性’。进入Android阵营后，我们很难实现差异性。”他说。

于是，诺基亚别无选择，Windows Phone成了一场“不成功，则成仁”的豪赌。

“诺基亚目前是Windows Phone阵营的领导厂商，相当于三星在Android阵营的地位。”微软Windows Phone部门主管特里·迈尔森(Terry Myerson)说，“他们在为自己的品牌探索各种可能性。”

不过，微软并不完全依赖诺基亚。该公司还在推广一款HTC的Windows Phone智能手机8X，这同样是它的购物季主打产品。有传言称，继Surface之后，微软还将推出自有品牌智能手机。外界对Windows Phone的初期评价也褒贬不一。美国投资银行Sanford C. Bernstein分析师皮埃尔·菲拉古(Pierre Ferragu)表示，尽管Windows Phone手机出货量实现了同比增长，但主要源自诺基亚向新市场的扩张，而非发达市场的接受度提升。

文化巨变

诺基亚已经成为芬兰的骄傲。直到最近，它还是该国最大的雇主和市值最高的公司。2000年，它为芬兰贡献了4%的GDP。

广泛的产品和庞大的资源使得诺基亚得以开发很多编外项目，但这些项目的数量似乎有些过多。2010年从诺基亚跳槽到移动健康公司Aging 2.0的史蒂芬·约翰逊(Stephen Johnson)说：“诺基亚干的事情太

多了。不同的项目多如牛毛，缺乏重点。”

诺基亚的编外项目确为数众多。例如，他们曾经通过N-Gage将手机与掌上游戏机合为一体，并给予该设备长达数年的支持，但仍以失败告终。诺基亚还是第一家在手机中植入NFC芯片的公司，尽管这款产品本身并未引发太多关注。他们还尝试过不同的设计，例如唇膏形状的手机。该公司的文化也颇为古怪，既傲慢又谨慎。傲慢的是，他们始终顽固地支持塞班；谨慎的是，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层层审批。

“要干一件事需要获得150个人的批准，任何人都可以阻止一些事情。整个架构都是为了避免出错。”曾经在诺基亚工作11年的老兵、目前任职于创业公司ShopAdvisor的艾迪·拉蒂兰塔(Atte Lahtiranta)说。

最近的PureView 808在这种官僚体制中成功突围。这项手机摄像头技术早在6年前就绘制在一张餐巾纸上。通过4100万像素的超高清摄像头，用户可以将图片放大三倍却不会损失画质。在移动世界大会(MWC)上一经发布，PureView的品质就获得了认可。Lumia 920则将其与图像稳定技术整合到一起。诺基亚已经将PureView作为其顶级摄像头技术的品牌来使用。

“从成像技术的角度来看，今年的表现非常优异。”诺基亚摄像头技术主管朱哈·阿拉卡胡(Juha Alakarhu)说。他在NoHo以北约113英里(约合182公里)的坦佩雷办事处工作，那里近两年裁掉了3100名员工。但他和他的团队却未受影响。阿拉卡胡指出，诺基亚甚至还加大了对成像技术的投入。

政府态度

周四，暴雪来袭。为我开车的的哥猛踩油门，但也只能缓缓前行，轮胎链在结满冰的道路上艰难地寻找脆弱的着力点。

我来到阿尔托大学暂避，在那里，我见到了埃斯波政府经济与商业开发总监图拉·安多拉(Tuula Antola)。安多拉身着黑上衣、白衬衫，左手还带着一只手镯。助手穿着一身黑色套装坐在她身边，娴熟地打开了一份有关该市增长前景的Powerpoint幻灯片。当时正值午后，摆满白桌子和彩色椅子的房间内只有我们几个人。与很多人一样，安多拉也对诺基亚满怀希望，但她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她告诉我，芬兰正在投资教育，并支持更多人自主创业，希望复制Rovio和Supercell等公司的成功模式。

“我们不会孤注一掷。”她说，“拥有更多小型企业的经济才更健康。”